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三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九

奉使矯制下

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困辱使者上書驕嫚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邊方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氐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也延壽亦以為

然欲奏請之陳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阻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

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决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校尉副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國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

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賔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什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

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旅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於在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焉

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陳湯傳

矯節 偽節附

周勃欲入北軍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勃北軍呂后紀

少帝令謁者持節勞劉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同上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本傳

戾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戾太子傳

征和二年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功臣表

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劉屈氂傳

考課

公卿課羣吏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本紀

丙吉曰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丙吉傳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本紀

黄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吕避其課三公不吕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本紀

孝元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 本紀

陳成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本傳

班上況為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 叙傳

谷永薦薛宣疏曰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

薛宣傳

光祿第郎從官

孝元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本紀

光祿勲舉何武四行本傳

博士選三科

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吕久次補諸侯大傅孔光傳

孔光以高第為尚書同上

州郡課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入為廷尉賈傳

兒寬為左内史有軍發臣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絶課更以最本傳

刺史以六條問事百官公卿表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朱博傳

宣帝厲精為治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公

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循吏傳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黄霸為頴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戸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召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頴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下詔稱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黄霸傳

朱邑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朱邑傳

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尹翁歸傳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韓延壽傳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為第一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賜黄金四十斤召信臣傳

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灾害什四免何武傳

天水太守陳立勸民耕農為下最

陳萬年廣陵太守高第入為右扶風陳萬年傳

鄭昌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鄭弘傳

郡縣課

秋冬課吏尹翁歸傳

卜式為成臯令將漕最拜齊太傅卜式傳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縣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義縱傳

趙廣漢為翟陽令吕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趙廣漢傳

張敞拜膠東相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張敞傳

尹賞吕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尹賞傳

何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何武傳

焦延壽爲小黄令臣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

最當先京房傳

朱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朱博傳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

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脱何暇欲爲左

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蕭育傳

功次

周仁為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周仁傳

衛綰為郎功次遷中郎將衛綰傳

石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石奮傳

趙禹以刀筆吏積勞為御史趙禹傳

兒寬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兒寬傳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田廣明傳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被陽令王訢傳

馮奉世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馮奉世傳

馮野王爲大子中庶子呂功次補武陽長馮野王傳

馮逡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馮逡傳

馮譚呂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薛恭本郡孝者恭次稍遷

平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平當傳

元帝數召見京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業功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

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大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為大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

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大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房去月餘竟下獄京房傳

官稱

大府杜周傳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張湯傳又注云大府丞相府也二說不同

二府劉向傳如淳曰府丞相御史也

兩府　杜周傳如淳曰丞相御史府也

四府　趙充國傳四府辛武賢小弟湯

五府　趙充國傳五府復舉辛湯服䖍曰會宗傳五府舉會宗

從官　元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

中都官　百官表司隷校尉侍御從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中朝　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外官　終軍傳師古曰謂非侍衛之臣

左官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應劭曰又道上古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郡將嚴延年傳延年新將師古曰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郡主吏鼂錯傳師古曰郡守也

府官貢禹傳師古曰謂太守之府

西漢會要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四十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翁蘭

西漢會要卷四十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十

集議上

議立君

高后四年詔曰皇帝病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廉臣頓首奉詔紀本

漢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願稱疾無往中尉宋昌進曰大王勿疑也文紀按張武宋昌皆代邸官故與此議

代王入代邸羣臣上議曰丞相臣平大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云云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兄仲妻也琅琊王澤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文紀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郎
有上書言王不可以承宗廟霍光承皇太后詔召昌
邑王既至即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羣臣皆驚愕失色
田延年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於是議者皆叩頭曰
唯將軍令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
臣敞等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
虞舍臣射臣蒼等議當廢太后詔歸賀昌邑光坐庭

中會丞相以下定議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謀反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皇曾孫光遂與丞相上奏皇太后詔曰可霍光傳

議儲嗣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有司固請更議不宜上乃許之本紀

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

方進王根以爲定陶王宜爲嗣褒傅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遂立定陶王爲太子孔光傳

議宗廟

高后七年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高后紀

孝景元年詔曰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景紀

宣帝即位詔丞相御史曰孝武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毁先帝不道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夏侯勝傳

本始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元光四年廼下詔先議罷郡國廟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宜乞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祖宗之廟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

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廼下詔曰云云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世而迭毀云云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為丞相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久之遂盡復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哀帝即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已下五世而迭毁孝武皇帝親盡宜毁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又南陵雲陵園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請皇考廟毁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韋玄成傳

議郊祀

孝文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本紀）

元狩二年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寛舒等議云云於是天子遂東立后土祠如寛舒等議（郊祀志）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云云（同上）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畤河

東右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㠯為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㠯為宜徙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八人以為不宜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天子從之同上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

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後莽又奏言臣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時奏可同上

議典禮

文帝十五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郊祀志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本紀又見申公傳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

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本紀

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員丞相弘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云云儒林傳序

元鼎四年六月汾陰得寶鼎迎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郊祀志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

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對曰云云羣臣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上為封祠器以示羣儒於是盡罷羣儒弗用同上

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焉褚大與兒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兒寛傳

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上乃詔御史大夫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云云遂詔卿遂等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律歷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在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上議曰今此鼎細小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

石渠論五經同異見圖書條

司隷校尉涓勲奏言丞相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順之理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吕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隷翟方進傳

哀帝即位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禮光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從武言孔光傳

傅大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宜立

尊號唯師丹與孔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同上

議封建

漢五年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本紀下同

六年詔齊其復呂為諸侯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韓王信奏請云云

十一年詔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

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請立呂為代王

詔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陽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

十二年詔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請立為吳王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

為燕王

武帝元狩六年大司馬臣去病請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陽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謹與二千石臣賀等議制曰更議丞相御史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制曰云云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奏留中不下臣青翟等竊與列

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三王世家

昌邑王賀廢豫章太守廖奏言宜以禮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曰為不宜為立嗣昌邑王傳

議功賞

漢五年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關内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令何第一蕭何

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蕭何傳

高后二年詔曰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頴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云云奏可本紀

馮奉世擊莎車王自殺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馮奉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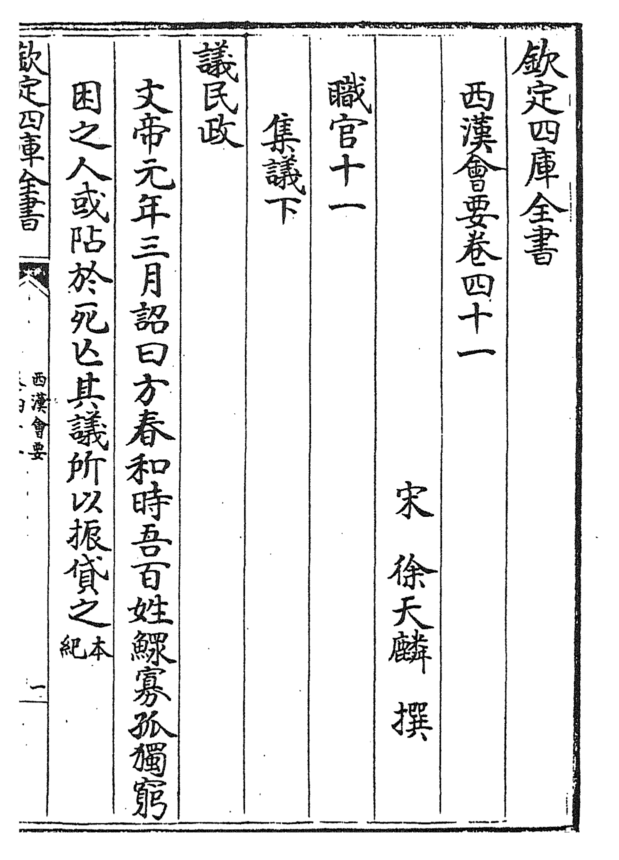
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非真單于元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陳湯傳

成帝既罷昌陵以淳于長首建忠策下公卿議封長

平當以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後遂封長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四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十一

集議下

議民政

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亾其議所以振貸之本紀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其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無有所隱同上

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吾邱壽王傳

元鼎六年上曰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紀詳見鹽鐵條
元帝時貢禹言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下
禹以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傳
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言大水至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云云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必訛

言也上乃止王商傳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丹傳

議法制

孝文二年詔丞相太尉御史令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朕甚弗取其議丞相周勃陳平奏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云云朕

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臣等謹奉詔刑法志

十三年制詔御史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言臣謹議云云臣昧死請制曰可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吏所受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云云本紀

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皆得以貲入穀八郡贖罪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云云

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敞敞曰云云疆復對曰不便遂不施敞議望之傳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制本紀

議同姓

淮南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蒼典客臣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長當棄市制曰朕不忍加法於王其與列侯二

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宜論如法

元朔中肥如令郢人昆弟上書具言燕王定國事下公卿議皆曰當誅上許之燕王澤傳

淮南王安反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云云膠西王端議曰云云丞相弘廷尉湯吕閏本傳

議大臣

始元四年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吳得自出繫獄廷尉少府雜治反事丞相車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遂下少府

廷尉獄

蕭望之劾奏韓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

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
無道竟坐棄市延壽傳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
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
司空武議迺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孔光議以為不
當坐有詔光議是孔光傳
哀帝初薛宣子況賕客楊明殺申咸事下有司御史

中丞衆等奏况明皆棄市廷尉以為皆全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薛宣傳

哀帝時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禄司隷鮑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光禄大夫諸吏給事中龔勝獨書議曰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

明旦復會左將軍禄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遂可光奏光等請詔嘉詣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郎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龔勝

王嘉傳

傅太后怨傅喜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朱
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元博奏請免為庶人上
疑博玄承指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
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不忠不道臣請詔謁者
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為
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晏宜與
博元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

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傳

議邊事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議曰南粤朝鮮宜用征伐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且無議軍律書

四年單于遺漢書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匈奴傳

景帝時匈奴徐奴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周亞夫曰云云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本傳詳見處降條

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御史大夫張湯湯曰此愚儒亡知張湯傳

元光二年初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不如勿許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馬邑豪聶一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王恢對曰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勿擊便

恢曰不然云云上曰善廼從恢議韓安國傳

中大夫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内省轉輸

減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

不便公孫弘曰云云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

計也主父偃傳

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西域傳

太初元年李廣利詰宛取馬二歲人少不足以拔宛

其夏漢亡浞野之兵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李廣利傳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西域傳

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虜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刧掠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辛武賢奏言云云天子

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責充國趙充國傳

充國上屯田奏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必可用也趙充國傳

甘露二年匈奴欵塞詔有司議咸曰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詔曰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宣紀

匈奴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蕭望之以為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蕭望之傳

初元元年珠崖反本紀作三年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

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廼從之賈捐之傳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宜縣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

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馮奉世傳

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事匈奴傳

河平元年匈奴使者伊邪莫衍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不如勿受對奏天子從之同上

成帝時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息夫躬上奏以為疑有他變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夫議左將軍公孫禄以為躬欲逆詐不可許躬椅禄曰云云臣與禄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息夫躬傳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上以問公卿公卿以為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黄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匈奴傳

雜録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欲議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石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萬石君傳

成帝封淳于長乎當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見上議功賞條

孔光為御史大夫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本傳

哀帝時馬宮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禮葬之追誅前議者馬宮傳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董仲舒傳

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本傳

張禹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有大政必與定議

本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四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十二

告寧

告歸　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綬印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絶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

謂之謝謝亦告也

五日休吏薛宣傳師古曰冬夏之日至不省官事故休吏

五日洗沐鄭莊

郎官五日闕石慶傳

汲黯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最

後嚴助為請告汲黯傳

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谷永為大司農病三月有司奏請免獨即時免谷永傳

琅邪大守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

若則野王之辠在未制令之前也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本傳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所部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吕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楊惲傳

孝哀初即位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本紀

奉朝請朝朔望

時會朝請宣紀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

丞相張禹遜位吕特進奉朝請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

杜緩前免太常吕列侯奉朝請

關内侯蕭望之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萬石君奮歸老於家吕歲時為朝臣

蘇武以著節老臣令朝朔望并本傳

久任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王嘉傳

武帝即位數歲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平準書

孝宣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本紀

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

黄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絶簿書盗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黄霸傳

丞相

蕭何曹參公孫賀並十三年

張蒼孝文四年十二月相後元二年八月免凡十五年

陳平孝惠元年相孝文二年薨凡十二年

石慶孝武元鼎五年相大初二年薨凡十年

于定國魏相並九年

光禄勲

徐自為二十六年

王恬啓二十五年　張武二十三年

周仁十三年　于永十六年

太僕

夏侯嬰自高帝為沛公時常奉車至孝文八年薨

廷尉

于定國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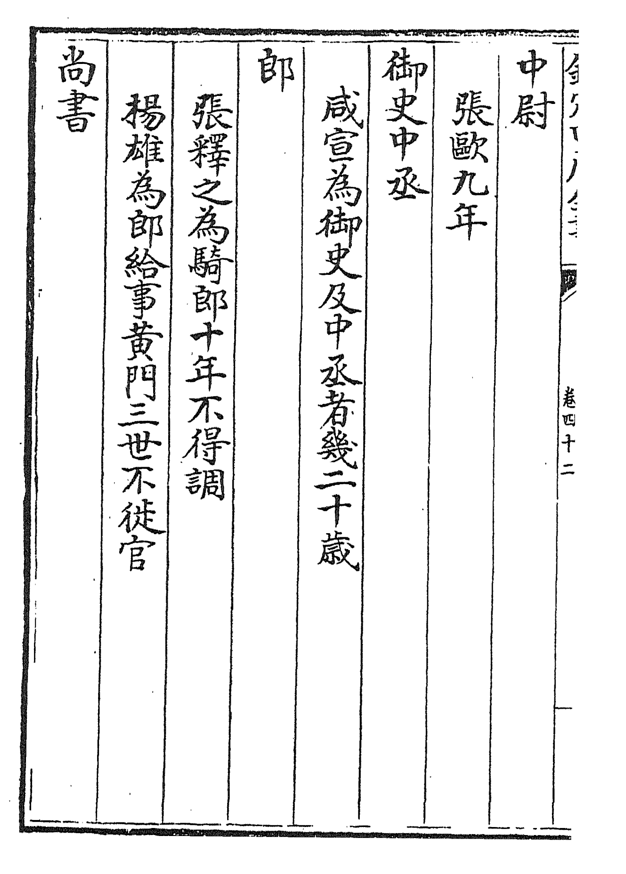
大鴻臚

商邱成十二年

大司農

髙帝元年執盾襄為治粟内史至孝景後二年大農

令惠凡六十五年恐表有闕文



中尉

張歐九年

御史中丞

咸宣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郎

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

尚書

故事尚書吕久轉遷孔光傳

大樂

樂家有制氏目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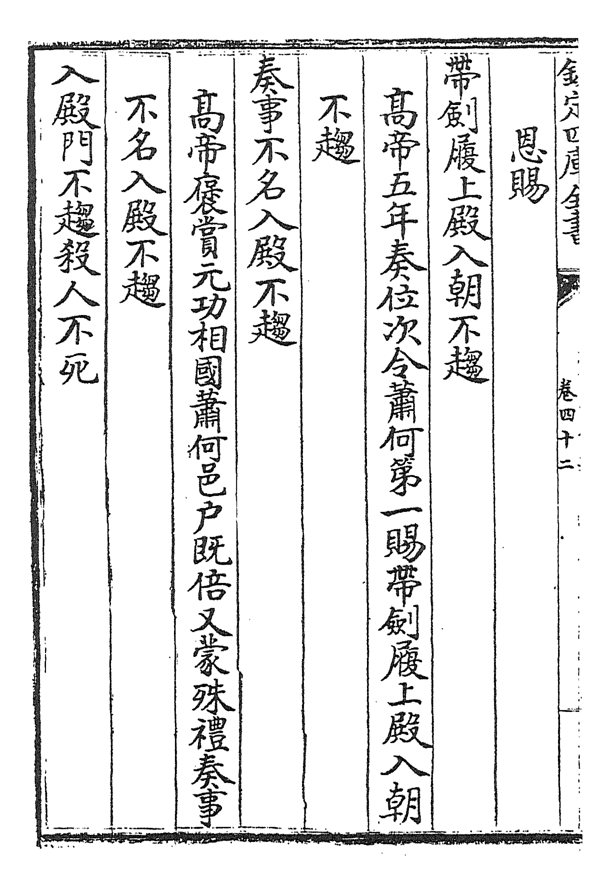
刺史

故事刺史居部九歲舉為守相

郡守

黄霸為頼川八年

張敞為京兆九歲



恩賜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高帝五年奏位次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高帝襃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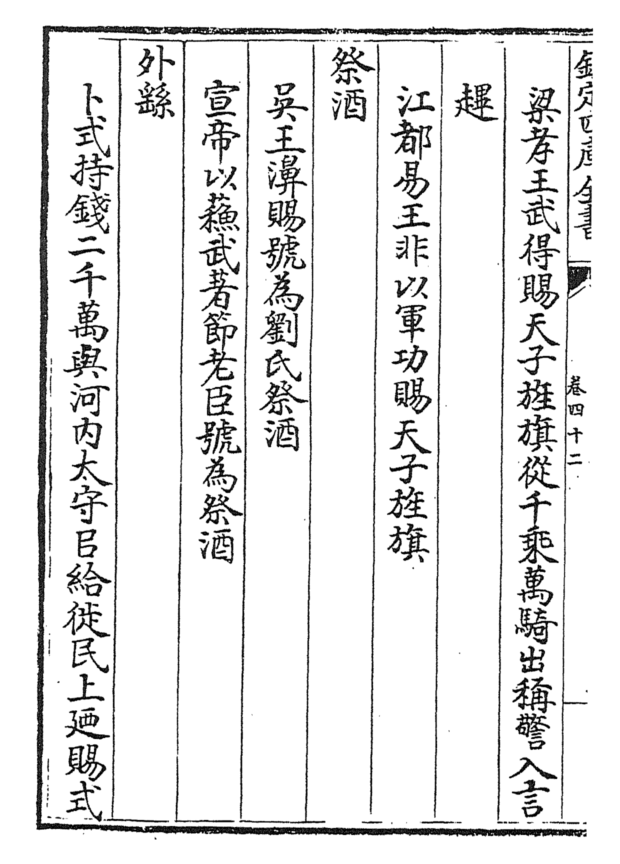
高帝欲自擊陳豨周緤泣諫上曰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几杖不朝

吳王濞稱疾不朝京師及後使人為秋請上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孝武元朔二年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安志皆武帝諸父列也

天子旌旗



梁孝王武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

趕

江都易王非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祭酒

吳王濞賜號為劉氏祭酒

宣帝以蕪武著節老臣號為祭酒

外繇

卜式持錢二千萬與河内太守吕給徙民上廼賜式

外繇四百人

安車駟馬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永始中左將軍史丹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第

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駟馬

武庫兵

毋將隆曰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車屏官屬

宣帝吕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黄霸為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

金常賜也今但舉其畧

賜張良金百鎰本傳服虔曰二十四曰鎰師古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賜將軍四斤金惠紀晉灼曰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謂錢也食貨志黄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黄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黄者一金與萬錢也

宣帝時郡國有理効輒增秩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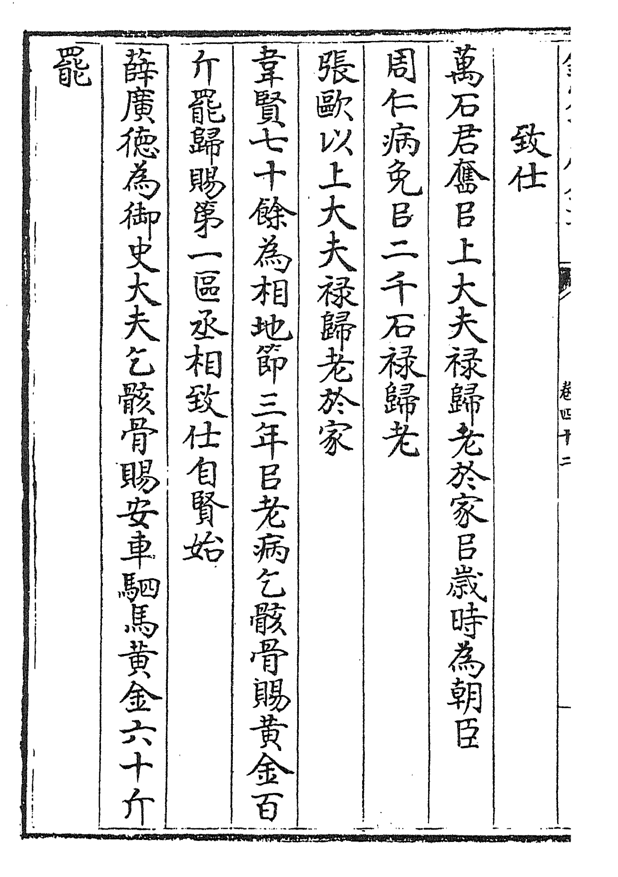
常賜

養牛　上尊酒

甲第　奴婢

錢　繒帛

東園秘器　冢地



致仕

萬石君奮㠯上大夫祿歸老於家㠯歲時為朝臣

周仁病免㠯二千石祿歸老

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韋賢七十餘為相地節三年㠯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延年黄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疏廣疏受父子並為師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孝平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終其身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㠯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㠯恭遜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㠯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㠯終髙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並本傳

圖功臣

孝宣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書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凡十一人蘇武傳

大將馬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丞相高平侯魏相

丞相博陽侯丙吉

宗正陽城侯劉德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少府梁邱賀

太子太傅蕭望之

典屬國蘇武

初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宫成帝時西羌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羙充國迺召黄門郎揚雄即充

國圖畫而頌之趙充國傳

孝平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召父應詔書循吏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二

西漢會要卷四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十三

改官名

秦兼天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稍有所改表

孝景中六年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

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治粟内史為大農以大内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屬大内史記本紀

孝武太初元年定官名本紀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獘政

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御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

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甞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

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朱博傳馬傳

哀帝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

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帝崩本紀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

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輙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

孝平元始五年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位名次及

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本紀

省官

漢吏員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表

孝文後六年大旱蝗損郎吏員

孝武損郎員三王世家

孝昭元平元年詔曰省用罷不急官本紀

戒敕官吏

孝文十二年詔曰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紀下同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孝武元狩六年詔曰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

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埶吕侵蒸庶邪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及冤失職奸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正月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者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

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黄龍元年詔曰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朕數詔公卿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姧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悪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減省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薄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使眞偽無相亂

孝成建始元年詔曰羣公孜孜率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寛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

孝哀元壽元年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遑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屢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寛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措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

入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崇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戒貪吏

文帝十三年定律曰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

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縣官吏遷徙免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紀

後二年詔曰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其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紀

三年詔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

石聽若與同罪紀

策免大臣

宣帝五鳳二年策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寮君不深思陷于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禄勲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本傳

成帝河平四年左將軍史丹等奏王商位三公爵列侯

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

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本傳

永始二年冊丞相薛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輙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歛無度

酷吏並緣為奸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旨同時陷于謾欺之罪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本傳

永始三年賜左將軍史丹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晋將軍使射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補不衰本傳

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上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饉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社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凶凶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

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壖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恠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

改君其自思彊食謹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本傳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正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何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為朕

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布衆畱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隠悼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偽壊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庶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虚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懐讒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

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
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
樂侯印綬罷歸本傳
建平二年策大司馬傅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
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
司馬印綬就第本傳
策免丞相孔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
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

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宄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是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正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

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本傳

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本傳

策免大司空何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

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本傳

建平三年詔御史大夫王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正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王吉傳

哀帝元壽二年冊免大司馬丁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秘書郎揚

雄結謀反逆禍甚廹切頼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瑿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

毀有功於戲傷哉葢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哀帝崩王莽使謁者以大后詔即闕下冊董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

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

哀帝崩彭宣上書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

鄉里侯實溝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

未効迫於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内也使光禄

勲豐册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使就國彭宣傳

元始中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太師大司徒馬宮策曰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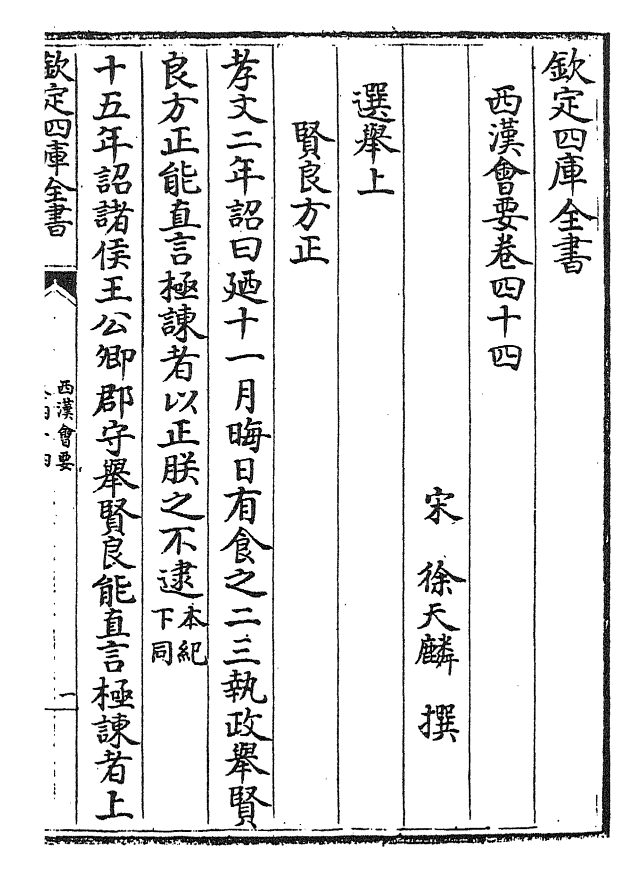
師大司徒扶徳侯上書言前以光禄勲議故定陶共王

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

陵東園臣知妄不得體君畀不得敬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

皆有死之義其上大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馬宮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四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選舉上

賢良方正

孝文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本紀下同）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帝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五年復召賢良文學 公孫弘傳

孝昭始元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五

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孝宣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
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十月詔曰廼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吕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四月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三月詔曰廼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孝成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内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十二月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

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七月詔曰廼者日蝕星隕今孛星見東井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吕經對與内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令公卿與内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正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雜録

武帝初即位轅固復以賢良召固老罷歸之

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吕賢

良召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召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本傳

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紀

孝元舉茂材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陳湯傳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推拜武坐左遷楚内史本傳

博士弟子

武帝元朔五年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

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
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蓺㠯上補文
學掌故缺其髙弟可㠯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㠯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蓺輒罷之
而請諸能稱者㠯治禮掌故㠯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㠯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
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

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迺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儒林傳

張湯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兩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

兒寛吕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

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終軍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蕭望之已令詣太常業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
武帝時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為城
旦
試學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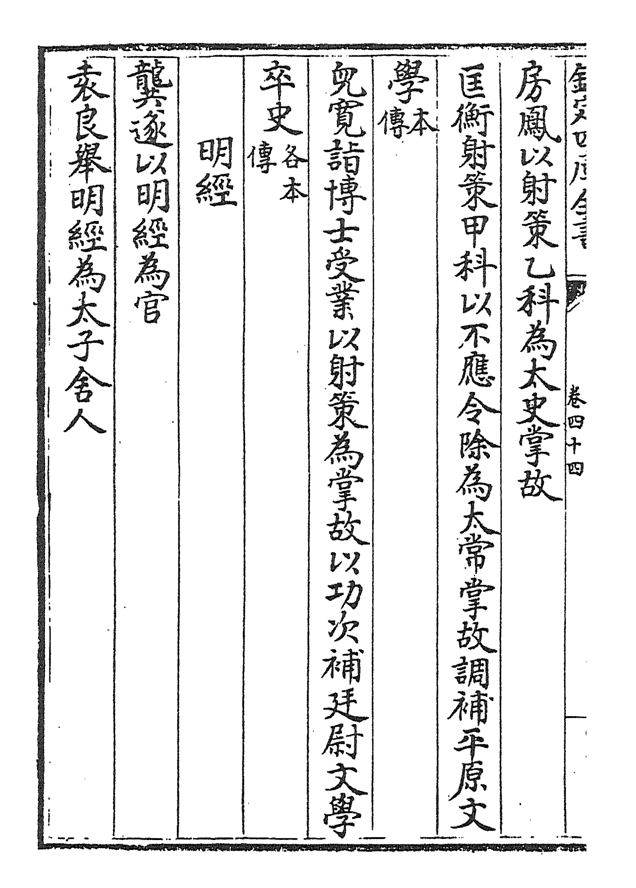
漢興蕭何草律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廼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射策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儒林傳贊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故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為郎



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本傳）

兒寛詣博士受業以射策為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各本傳）

明經

龔遂以明經為官

袁良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爲博士

眭弘翟方進以明經爲議郎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

明法

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爲御史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治劇

何並陳遵皆舉能治劇爲令

尹賞舉能治劇徙頻陽令

原涉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異科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孝昭始元五年詔舉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内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
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
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
三人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三月日有蝕之遣光禄大夫博士行舉瀕河之郡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春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正月日有蝕之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淳樸辭遜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曰迺者日蝕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溝洫志

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建平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元壽元年下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息夫躬傳

哀帝時有詔舉大常何武傳

哀帝崩太后詔有司舉可為大司馬者何武傳

孝平元始元年五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元始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歴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吕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敎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京師至者數千人並本紀

聘召名士

高帝十一年二月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本紀

武帝即位枚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召乘本傳

建元元年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召魯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以紀傳修

孝武元封五年召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令所召之人與上計者偕來而縣次給之食

元狩六年詔遣博士分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者舉奏本紀

夏侯勝善說禮服召為博士

疏廣明春秋家居教授召為博士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召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賜覆衾一祠以中牢

兩龔傳

龔奉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召待詔官者盧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召為博士曰陛下過意召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孝哀召龔勝為諫大夫勝薦龔舍甯壽侯嘉有詔皆召勝曰竊見國家聘蹬巫常為駕聘賢者宜駕上曰大夫

乘私車來邔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孝平元始五年詔見上異科條

西漢會要卷四十四